

結 【小說類】 第二名 心理系 張亞璇

一

「妳爸爸不要我們了。」

這是我整個混濁如泥石流的童年中，奔流在心上的一段話。

媽媽總是摟著我和劉欣儀，一遍又一遍耐心非常的說著像咒語一般的話，她好似在我不知道的某個時刻裡，劉欣儀的出生前或出生後，成了一個只有她一人的宗教信徒，每日的禮拜流程便是大喝一聲「劉欣樺、劉欣儀」，然後等我抓著一臉不情願的劉欣儀，丟下手邊正在玩的積木或娃娃，一前一後的走進媽媽跟爸爸的房間。每一次都是我在前劉欣儀在後，大概我身為長姐的功用對劉欣儀來說也只有這一樣了，她厭煩極了媽媽時不時就又瘋又癡的模樣，連撲進黑黢黢的洞口徒手抓蟑螂老鼠都面不改色的人，只有這時候會將我當成生命中必不可缺的避風港。

每個夜晚，吃完晚飯後，約莫八點鐘左右，外頭的天被貼上一片暗色的色紙，人車的聲音也被貼住了，靜悄悄的，剩下昏黃的燈一閃一閃的說著我聽不到的話，我的耳朵在這時候只會聽見媽媽尖利如隔壁王奶奶養的那隻八哥的嗓子。

我沉默地踏進門，眼神又難以控制的躲過跪在地上的媽媽，流連到有些掉了漆的白牆上貼的佛像圖卡，與觀世音冷淡的眼數不清第幾次的對視。媽媽每天天還沒亮就起床，也不準備我和劉欣儀的早飯，梳洗完便跪在圖卡前，虔誠的向祂朗誦經文，唸完了也不走，會有好長一段時間靜默地閉著眼，我覺得她應該是在和觀世音許願，可是一年又一年，她還是維持著這樣的步驟。到底是她的願望太多太長，還是觀世音至今依舊沒有回應她，我不敢跟她確認，始終憋在心底。可劉欣儀就不同了，她在未來的某一天臭著臉對一樣跪在地上的媽媽問：「所以妳到底求到了什麼？就算妳跪到死他也不會回來！」

後來呢？後來發生了什麼？我記不太清，只知道劉欣儀搬了出去，匆匆忙忙的，又似乎無比期待的，像一條咬斷了束縛自己的鍊子的土狗，撒開腿向廣大的世界奔跑。我後來用學到的心理學分析自己，覺得那段記憶對我來說或許是一個創傷，以至於被又濁又沉的沙深深覆蓋。

再說說那時候吧。她會一把將我拉過去，掌心圈起的範圍恰好可以將我的手臂圈攏，很緊很緊，像是她這輩子能夠掌控的只有我，而我拉著劉欣儀，如同一條繩子上的兩個結，誰也逃不開將我們攥在手心的主宰。

「媽媽。」我輕輕喊了一聲，怕太用力會激起她的兇性，把我和劉欣儀徹底撕碎。

媽媽看了看我，一個激靈，她臉上的黑紗像被那兩個字揭開了，露出一雙黑黝黝裝滿憤怒、怨懟的眼睛，隨著我一眨眼，漫開不知道哪裡迸發的水患，打溼她隱隱長了幾條紋路的臉。媽媽鬆開我的手，轉而張開雙臂抱住彼時年紀加起來只有十二歲的我們。

「妳爸爸不要我們了！他不要我們了！我怎麼這麼命苦啊！嫁給那個死人！」

爸爸真的不要我們了嗎？我一邊將手放上媽媽顫抖的背脊，學小時候爸爸在我睡著前順著我的背的模樣，一邊望著觀世音思考和人類從何而來差不多的問題，而劉欣儀已經撇著嘴百無聊賴的踢著腳摳手指上的皮屑。我睨了她一眼，警告她別亂來，她則回我一個鬼臉。

我收回眼神，低下頭，我的身高正好能讓跪坐在地的媽媽枕在我還沒發育的胸前。媽媽的頭髮亂糟糟的，她有一點自然捲，沒有好好梳理就會團在頭的兩側，她國小的同學總喜歡喊她閃電人，因為像被雷打了。媽媽用紫色的髮圈隨意把頭髮攏成一個包，卻岔開了好幾處，幾縷髮絲爭先恐後的從那一圈不牢實的禁錮跑出來。我靠得近，還有一股混著洗髮精的頭皮味，我忍不住扭過頭打了噴嚏，眼眶變得紅紅

的。

我的小學離家裡有點遠，還不會騎腳踏車的時候得要提早兩個小時起床，鬧鐘聲響和窗外烏黑的景混在一塊，時常讓我覺得自己是個罪人，吵醒了臥伏而睡的天空，讓它費力掙扎著睜開眼，等我經過離校門口還有一段路的雜貨店，向早起在店門口做伸展運動的李伯伯打招呼時，天上已經朗朗一片。劉欣儀嗜睡，總是聽不見鈴聲，當我按停了鬧鐘，下床穿鞋拿毛巾，她便翻了個身，拉起沒有被我佔據的另一半被子蒙上臉，夏天是一件涼被，冬天則是毯子加涼被。

我踢下一腳的拖鞋，往她屁股踹了踹喊：「遲到了我可不會幫妳跟魔頭請假。」我也不管她有沒有醒，自顧自去廁所裡洗臉漱口，再回房間換上校服，聽到我窸窣窸窣的噪音，劉欣儀才會一屁股坐起來，跳床、起跑一氣呵成，趕在我拎起用前一晚吃剩的飯菜盛好的便當踏出家門前，人模人樣的竄到我眼前，然後我們兩個並排走在石子撒了一路的沙地上，直直走一個多小時，經過一望無際的稻田，才會遇到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彎，這一腳便踏入鼎沸的人聲中，沿街叫賣的小攤車，鍋爐裡不分冬春的冒著濃烈的煙，粥米的味加上一些肉末的腥，不曉得新不新鮮，只是入了肚子裡全成了一樣解飢的雜食。

接著拐進充滿人煙的學校，劉欣儀一下子便和她的同學們嘻嘻哈哈的走了。我回頭望過去校園外，大門口像是有道士在那裡設了屏障，總感覺熱鬧被截成兩半，我們這些學生的熱鬧，和外面推著小攤車叫賣早點的阿姨叔叔們的熱鬧，好像是同份熱鬧，又好像不是，或許連額角上下滑的汗水與衣領上汗漬的味道也不一樣。

放學後我會到劉欣儀的班門口外等，她小我一歲，同學們也差不多都小了我一歲，看見我天天雷打不動的到班級蹲她，以防她和朋友到別的地方撒野，久之那些小鬼便替我取了一個綽號叫「老媽子」。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像個囉嗦的媽，而不服管教的劉欣儀確確實實是

個不省事的小孩。

我們通常踩著夕暉回家，又是與早上相同的好長好長的路，路邊有樹、有屋子，把橘紅的陽光切割成不規則的形狀，一塊一塊的，彷彿被剝壞的橘子片。偶爾興致上來了，劉欣儀會喊我陪她玩跳格子，一路跳到太陽躲回厚厚的雲層後，或者是手頭上剛好存夠了足夠的零用錢，可以在李叔叔的雜貨店裡買些零嘴解饞，太陽就被拋到腦後，它再溫暖也敵不過食物膩在食道裡的甜香。

我們兩個幾乎把每樣小點心都吃過一遍。雖然我跟劉欣儀成天吵吵鬧鬧的，但在一起存錢買東西分半享受這方面倒是挺有共識，也沒有特別說好，每回看見中意的零嘴，互相掏出來的零錢都是價格的一半，誰也不佔便宜。偶爾有不能對半分的，李叔叔就摸摸他禿掉了中央一塊頭髮的腦袋，給我們打了小折。

不過我們喜歡的東西還是有所不同。劉欣儀愛吃七七乳加，還喜歡把黑褐色的巧克力，現在被稱作巧克力糖的糖塊貼到門牙上秀給我看，然後再被我巴著頭嘻嘻笑著吞下肚。

至於我，我更偏好奶糖，它讓我想起爸爸。甜絲絲的糖味混著化學調和的虛假奶味，還有男士用的柑橘香水味。

那是我跟劉欣儀之間最大鴻溝，她不能理解也無法共享的經歷。只有我，只有我曾被爸爸托在肩上，走過崎嶇不平細細的田埂，肆意生長又高又長的黃蘆葦搔過我在爸爸胸前晃蕩的腿肚，我左手拿著森永牛奶糖的黃色盒子，晃一晃裡頭能夠發出一些糖塊之間撞擊的聲響，我吃了很多盒，已經訓練出特別的聽力，搖三下，我知道盒子裡剩下三顆。右手則捏著包裹的糖紙，上面有一層奶糖，黏在掌心裡濕糊糊的，我會故意把手放在爸爸黑色的茂密的頭髮裡，胡亂揉一揉，讓他帶著甜膩的奶味回到家，而他從來不介意。

他只會顛了顛我，笑我是個小淘氣，然後又塞給我一盒森永奶糖，好像期望我把他的人都抹成我喜歡的奶糖，再讓我吃下肚。

我沒有那麼做。但後來的我後悔那時候的自己為什麼不那麼做，只能在浩渺的血液裡尋找他的蹤跡。我應該將他吃下去的。

爸爸做過許多工作。我印象中他曾背著工具箱不著地的四處上門修水電；也見過他西裝革履的打上領帶，拎著公事包儀表堂堂的出了家門；更看他捲起袖子褲管進到插秧季的泥田裡。

他有如一艘迷航的船，載著衝勁與熱血飄盪，無處可去，卻又處處可達，就像他後來靠著做買賣發了財，從此我和劉欣儀成了不發達的鎮裡少數搭著四輪車上下學的學生。

那之後劉欣儀走路腳底都像踩了風火輪，她同一隻花孔雀似的，向她五湖四海的朋友們炫耀車子搭起來多舒服，皮質椅躺起來的觸感，還有一車奇妙的氣味，汽油加皮革，跟我們身上衣服的肥皂味，還有爸爸似乎永不散去的柑橘香水，全部在鼻腔裡攪動成說不清的味道。

直到那天，爸爸如同往常開著同樣一台銀白色轎車，車頭鑲著一塊紅白藍斜紋的小盾牌，抵達家門口後我和劉欣儀揹著書包分別打開兩側的門坐進去。我總是刻意坐在副駕駛的後面，這個角度能讓我在每一次假裝不經意的回眸看見爸爸四十五度角的臉頰，白淨的，像個斯斯文文的書生。

陽光鍍上他的鼻頭和眼睫毛，將他變得凜然，我想起國文老師給我們看的希臘神話，或許爸爸在那一瞬間像極了駕著馬車的阿波羅。

車子經過一大片樹蔭下，爸爸的臉驀地籠上一層烏雲黯淡下來，恰好這時候他佯裝不經意地說：「爸爸等會還要去載一個弟弟，以後你們就一起上下學。」

劉欣儀悶在鼻腔裡的歌謠斷了，她懸在椅墊上晃蕩的兩條腿安分下來，車子剩下我們三個人此起彼落的呼吸聲。

我忘了掩飾自己的眼神，直愣愣的盯著爸爸。在心中已萌生無數關於那位「弟弟」各式各樣的猜測，猜來想去，最後還是篤定了想法，

而那個想法被劉欣儀繞了一個彎說出來。

劉欣儀說：「爸爸，你這樣不公平。」

她頓了頓，手指扒拉著椅墊上的線頭，又接著問：「我們已經不是一個家了嗎？」

爸爸直視前方，抿了抿浮著一層皮屑的嘴。

我是親眼看著爸爸離開這個家的。這個爺爺留下來的低矮瓦房，頂上的瓦片摔落幾片，禿了幾處，與常和劉欣儀打架的王永川的腦袋一個樣，除了髮旋外，還有很多摔的撞的脫了痂的白，活像沒沾勻的黑糖饅頭。

爸爸什麼也沒拿，穿著一件線紋白襯衫，紮進穿過皮帶的西裝褲裡，挺胸抬背，一副坦蕩的模樣跨過曾被他的皮鞋不小心踏凹的木頭檻，那一刻的場景似乎真如媽媽所說：「妳爸爸不要我們了。」

我忍不住喊他，可是過了一會我才發現我喊在喉嚨裡，喊在胸腔裡，心臟被震得左搖右晃，讓我的視野因為缺氧而模糊不清，爸爸的身影多了白絨絨的毛邊，像從布滿髒污的玻璃看著他。

「爸爸！」劉欣儀喊出來了。

我忍不住捨下看見爸爸的機會，轉頭盯著劉欣儀。她一下子就被媽媽摀住了嘴，只能發出嗚嗚的哀鳴，和我見到路邊被野狗咬住氣管的小貓一樣。

媽媽瞪著劉欣儀，眼睛好像要瞪出眼眶來了，她和爸爸之間的愛情大概成了眼球表面上支離破碎的血絲，纏繞了整個眼珠子，把媽媽編成一個無形的大繭。我聽見媽媽吼：「妳沒有爸爸！妳爸爸不要妳了！」

媽媽不斷重複，如同重複那一本厚厚的經文，像在催眠劉欣儀，催眠她自己，也試著催眠我。

可我不相信觀世音，不相信媽媽。

我見到爸爸回頭，我隔著霧水也能知道他正望著我們，他的背脊突然彎了下去，在一眨眼間失去那一身正氣。爸爸轉過半個身子，手肘曲起，慢慢放進了褲子口袋掏了掏，他握著黃色盒子，在門外亮著黃橘的朦朧燈光照耀下越發鮮豔，像慢放的鏡頭，指尖微微顫抖，輕輕的，放在門口旁的鞋櫃上，好似怕驚醒了誰。

他突然說：「我沒有不要你們。」

看吧，我知道媽媽在說謊。

爸爸看向我。我很確信他正看著我一個人，我皮膚上的毛細孔像要將我無法宣洩的挽留聲供出去，拚了命張開，流出一滴滴的汗液。

爸爸說：「我會回家。」

而他口中的回家，原來是有了車後每天一早和傍晚的接送，那個我呆了十四年的家，終究是失去他的影子。

爸爸握著方向盤，把車子轉進了一條巷子，我失了神，沒看清楚巷口的道路告示，不知道這是鎮裡的哪條巷。我有點後悔，假如我跟大人一樣更懂一些事情的話，是不是就能把爸爸留下來了？

爸爸解開安全帶走下車，隔著擋風玻璃，我見到他彎腰摸了摸一個揹著雙肩包、腦袋低垂的男孩的後腦勺，把頭髮揉得亂糟糟的。我感覺自己的後腦勺也有些溫溫熱熱的。

「妳為什麼都沒反應？」劉欣儀忽然說。

我收回視線，看著她反問：「我要有什麼反應？」

「……不管什麼都好！妳難道都不生氣嗎？」劉欣儀瞪大了眼睛，似乎無法相信我的平靜。

「成熟點吧，劉欣儀。」

我又轉回了窗外，爸爸已經牽著男孩向這裡過來。我低聲說話，不像是說給劉欣儀聽的：「也許我們再懂事一點爸爸就回來了。」

可能嗎？

我的腦中不合時宜的竄進幾年前爸爸和媽媽數不清的某一次爭吵。那時劉欣儀發了高燒已經昏過去了，家裡沒錢帶她看醫生，他們兩個人愁得在我跟劉欣儀狹小的房間來回踱步，好像多走這幾步就能在地上踩到黃金來。我擠不進那個空間，便攀在門框看著。

爸爸停了動作，夜燈把他一百六十二公分的身子拉長，長長的沿著地磚縫拖到我臉上。

「……這樣不行，我去找人借錢吧。」爸爸說。

媽媽頓住了，她偏頭惡狠狠的望著爸爸，好似現在站在她眼前的男人與她有需要用命拚搏的仇恨，可是他們明明被寫在同一份戶口名簿下。媽媽厲聲喊道：「找誰？你那幾個紅顏知己嗎？我告訴你，拿他們的錢不如讓這丫頭死了算了！」

「這是妳女兒！是一條命！妳怎麼能這麼狠心！」爸爸氣急了，我頭一次聽他吼出聲，像從沙子裡刨出來木棍往腦門砸。以往爸爸與媽媽無論吵得多激烈，他也維持著一貫翩翩風度，好聲好氣的說話，我嚇著了，媽媽也是，她不知不覺變得混濁的目光藏在散亂的頭髮下，顫抖著。

爸爸一定不喜歡媽媽現在的目光。

因為我曾懵懂的問爸爸說：「你以前喜歡媽的什麼？」我說的是以前，就好像我也承認了媽媽現在已經沒有任何一處值得被一個男性欣賞。

那一刻的風很大，吹奏了一首風花雪月，風停了，愛情也停了，剩薄暮的光照在我跟爸爸躺的那塊草皮。

「妳媽的眼睛很漂亮，我第一眼就覺得，太乾淨了，像我當兵的時候在山裡遇到的一隻梅花鹿。」爸爸微微扯動嘴角，勾勒出一抹苦澀，他低頭看著手上小草編出的繩結的眼神也是苦的。他沒有反駁我說的以前。

他把草環套進我肥短的左手無名指，然後說：「以後也會有人把

戒指套進妳的手指，妳要好好挑喔。」

長大以後我才明白爸爸的意思。然而爸爸說的那個人從未出現。

爸爸又對媽媽吼了起來，歇斯底里的，似乎是積壓已久的忿忿被人掀開了蓋子，一股腦地往外四散。我摀起耳朵，跑進雜亂的客廳裡，它很像被主人遺棄了，四處堆滿不應該出現在這裡的東西，課本、湯匙、紙箱、牙刷……我跳進一疊又一疊的書堆中，一屁股坐下去，雙手緊緊包覆著雙耳，假裝自己這樣就聽不見任何聲音。

但我很快又抬起頭，推倒了書堆，在散亂的書冊裡翻找，我找了很久，久得爸爸仍和媽媽爭執不休，然後我翻出一本暗紅色書皮的記事本，紅得像是後院裡的地面沖不盡的乾涸雞血。我把它對半翻開，看到紙張間夾著那時候爸爸隨手綁起的草環，已經從鮮綠色枯成了褐色，與這場失去生命的愛情一樣。

我抖著手，將草環套進左手無名指，再次坐下來，抱著膝蓋，將自己縮得小小的，越小越好，最好小到不被神明看見。

二

劉家駿像一株隨風扎進我們家裡的蒲公英種子。我不曉得蒲公英和向日葵有沒有任何大眾認知的共同點，或許都象徵著朝氣與希望？至少他出現後，讓劉欣儀擺脫我這個無趣的大姊，得到她可以呼來喚去的巨型玩具。

我不在意自己是不是被劉欣儀冷落了，更不在意那個擁有爸爸的眉眼的弟弟，只不過多虧他，我能從他身上幻想出爸爸年輕時候的模樣，缺少皺紋的臉頰上鑲著濃黑的眉毛和摺痕深重的雙眼皮，爸爸過去一定是備受歡迎的男孩。

而比起這些更重要的是，我絕望的認知被打破——爸爸回來了。

他如同離開時輕裝，輕便的像是只去了隔壁鄰居家裡串門子一小會，晚飯時間又悠悠的邁著小步伐回來，進家門的剎那高聲喊著：「我

回來了！」

我不敢置信，直到劉欣儀用力掐青了我的胳膊我才說服自己，爸爸真的回來了，僅在一周二四六的日子裡悄然消失。

媽媽對爸爸這個決定嗤之以鼻，陰陽怪氣的唸叨：「沒那本錢還真以為自己是古代皇帝翻牌了。」

大人們藏在空氣裡的煙硝味對那時的我毫無意義。我想見到爸爸，非常非常想，因此當他站在暈黃的燈盞下向我張開雙臂，和他嘴角一窩溫柔一起說他回來的當下，我拋下對母親的顧忌，一步一頓的搶在劉欣儀之前環住他變得更粗一些的腰，埋進他的胸口裡，嗅著他衣襟上所沾染到的玫瑰香水味。

爸爸依舊是我的爸爸。他愛笑，笑起來會彎了眼，還是會給我和劉欣儀買糖，我的嘴裡仍是時時刻刻充滿了奶糖的味道，好不容易不那麼鬧騰的牙又興奮起來，這一來一往搬出去又搬回來波折似乎什麼也沒影響到，劉欣儀總跟我炫耀是她從劉家駿那搶回了爸爸。

我們搶贏了嗎？我一次次在媽媽與爸爸交替出現的餐桌上自問，而疑問與答案總像數不清的飯粒被咀嚼碾碎後流進幽深的無底洞，慢慢淡化在或沉悶或開懷的氛圍中。

我升上高中時，爸爸剛成立一間做零件的小公司，我們家又多了一項能給大夥說嘴的談資，爸爸變得很忙，偶爾不能開車接送我們的日子，我跟劉欣儀就騎著腳踏車經過熟悉的街道，李伯伯的雜貨店還是在路邊，門口的風鈴叮叮噹噹地響，他有時會伴著清脆聲響在門口伸懶腰，以前見了我們會招呼買些零嘴，現在卻總問爸爸的生意如何了。

爸爸說想給我們置辦一間離學校近些的屋子，可是母親不肯，揚著眉眼說不想和那些狐狸精離得太近，怕身上沾了騷味。她一副不為所動的模樣終究使爸爸沒轍，我和劉欣怡依舊踏著兩輪車，同貧窮人

家一樣上下學。

爸爸回到家裡的影子好似變成這一年來我的幻想，那個與我談笑的人大概從頭到尾都是陳致南。

他是爸爸朋友的兒子，今年二十歲，和我差了四歲，正準備從大學電機系升上二年級，長了一張白淨的臉，嘴上的鬍子也剃得一乾二淨，身上總穿著燙得筆挺的襯衫，我一直覺得他有潔癖，不像大家認知的理工男生。

劉欣儀的數學太差，爸爸怕她聯考考上不好的學校，就托陳致南來當家教，我和他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在餐桌前，他坐得筆直，以至於我一進門第二眼就看見他。陳致南鼻樑上懸了一副金邊眼鏡，頭上的燈照下來透出幾片輝，我眯了眯眼，他聽見動靜，偏頭瞧了我和身邊的劉欣儀，接著勾勾嘴角，露出含蓄的笑。

爸爸招呼我們過去，桌上已經擺好了幾碗當歸麵充當晚餐，我低頭拿筷子，就聽見陳致南清清淡淡的嗓子說：「我叫陳致南，你們可以叫我阿南。」

我抬眼看他，他正看著劉欣儀，大概爸爸已經跟他形容過劉欣儀的長相，他繼續說：「我之後每周五晚上都會來幫欣儀補習。」陳致南還是笑，笑起來滿滿的書卷味，彷彿一本被翻開的書，那是從小活在金錢堆裡才能養出來的氣味，和他白皙的膚色一樣。

劉欣儀低聲嘟囔：「看起來像個娘砲。」

我在桌子下踢她的腿肚子，她瞪了我一眼，悶頭扒麵。

陳致南每周五上完課總是差不多九點鐘，媽媽不管事，爸爸不見人影，劉欣儀不待見「老師」，我成了家裡唯一的主人，每次都是我送他到門口，然後站在門邊客套的小聊幾句，再目送他騎著單車的背影消失在一重又一重的黑暗裡。時間久了我和他倒也像朋友，我聽他說上大學遇到的事，比如帶隊到偏鄉教孩子英文，或者在學生會內組

織各式各樣的活動，他開啟了我對大學生活的種種想像。

最近我開始會和陳致南到家裡附近晃晃，坐在他的單車後座，路上石子很多，車子難免顛簸，我只好緊緊抱著他的腰。有時我想看看他，可惜路燈不多，他的背始終黑糊糊一片，我看不清，僅能感受到風把他衣服織料中的肥皂味混著單純的柑橘味捲進我的鼻腔。

有一次他把單車停在插秧期的稻田邊，我從後座下來，看著像湖一樣泛著夜色的水田，月亮下凡了，可是它的聖潔無暇被一支支的秧苗攪入了泥水。陳致南站在我左側，我聽班上那些春心萌動的女孩子們說，那是一個人離心臟最近的距離。小時候的我也經常站在爸爸的左側，或許冥冥中我也想離爸爸的靈魂更近一些。

陳致南看著我好長一段時間，我覺得不自在，問他有什麼事，他說：「妳的眼睛很漂亮。」

我的眼睛遺傳到媽媽，外雙眼皮，大大的黑瞳仁，爸爸說像兩顆玻璃珠。

我想，當年媽媽與爸爸交往時，爸爸也是這麼誇獎她的。或許在湖邊，在田埂，在媽媽的屋外，他們的愛情融化在炙熱的空氣中，甜言蜜語把嘴巴抹了一層厚厚的糖霜。

陳致南來牽我的手，我沒有拒絕。

夏天的夜晚總是又濕又悶，時不時就下起雨，陳致南來補課的日子也不例外。九點多的時間外頭轟隆隆的，有雨也有雷，伴隨一道又一道的熾白色，陳致南的面龐在窗邊顯得更白了。他皺起兩道眉，嘆了口氣開玩笑說：「路上被雨沖進田溝裡的話，妳隔天早上會不會來救我？」

我趴在他肩頭一起看被雨滴打得搖搖欲墜的窗，沉吟了一會回道：「不要，太麻煩了。」

陳致南狠狠揉了一把我的腦袋，笑說我真沒良心。

沒良心的我終究邀他留下來小住一晚，家裡沒有客房，只有缺少爸爸身影的臥室。我打電話給爸爸，然而嘟聲響了一通又一通，爸爸還是沒有接，我就自己作主，把爸爸的枕頭墊上一塊毛巾，換了一床被子與床墊，再從爸爸的衣櫃裡翻出來沒有開封的衛生衣與內褲交給陳致南。陳致南去洗澡的間隙，我坐在床緣，盯著爸爸書桌上的一面相框，相片裡框住跨坐在爸爸肩頭的我跟劉欣儀，掌鏡人或許是媽媽。

我忽然感受到一股莫名的罪惡感，從胸口蔓延到喉頭，引起我的反胃，我連忙衝向廚房，卻沒吐出什麼，我盯著排水孔好一陣，才慢悠悠地給自己倒了杯水。

陳致南梳洗的速度很快，我搗騰的這幾分鐘而已，他就已經擦著滴水的頭髮四處尋我。他還沒戴眼鏡，或許是他高達七八百度的近視使得他沒看見廚房的門檻，他結實的撞上去，踉蹌了好幾下，我走過去扶他，他無可避免地靠在我身上，我聞到陳致南每一根髮絲縫裡鑽入的洗髮精味。

像草藥，像土地，像爸爸的味道。

我送陳致南回房間，在門口他攔住我，看著我猶猶豫豫地，最後他彎下一百七十公分的身子，在我的眉前落下一個吻，有些熱，還有些刺，儘管他沒有任何一點鬍子。我沒感到害臊，他倒是自己紅了滿臉，跟從火坑裡出來似的，結結巴巴地說晚安。

我其實怕雷聲，從小就怕，劉欣儀醒著的時候還好，她一睡著，呼吸聲會被雨點密密麻麻地蓋過，霎時間我就像天地間唯一活著的人，小時候一怕我就會跳下床，窩到爸爸與母親的床上，卡在他們兩個人之間，聽著爸爸的心跳才能夠入睡。再大一些，爸爸走後，我就只剩爸爸躺過的那張床能夠聊以慰藉，雖然睡不著，但總能平靜地度過一晚，而現在那張帶給我安全感的床被霸佔了，我抱著雙膝，隨著每一聲轟響瑟縮。

雨聲滴答，時鐘也滴答地走，我搖醒了幾次劉欣儀，她最後不耐

煩地讓我滾出房間，以至於將近三點鐘的時間，我獨自站門廊上徬徨。閃電一閃一閃的，連著燈泡也撲騰起來，窗簾被照出陰森森的鬼影，那股攀附在肌膚上獨屬夏日的潮黏感陡然變得透涼。

「妳也還沒睡嗎？」

陳致南悄然靠近我，在我耳邊低語，與熟悉的洗髮精味道共同將我包圍。我猛地回頭，他的臉被恰好降下的閃電照亮，在這片冥冥裡宛如一位降下的神祇。

我擁抱他，將他鎖進只有我們兩人的空間，像媽媽將自我禁錮在佛堂，拚了命握住神明的手，跪下虔誠的祈禱。我也向他下跪，祈求我的光不要離去，我可以供奉他，把我的身心獻祭，換他的歡愉與悲憫，一同被窗外轟然的雷鳴輾壓成命運的河流中翻湧無措的碎石。

我好像睡了一小會，在爸爸鏗鏘的心跳聲中。

晨曦與雨後的氣息飄進屋內，我在一片朦朧裡隱約睜開了眼縫，我看不清景象，卻能感知到陳致南未被鏡片遮掩的深情目光。

他問：「妳喜歡我嗎？」

我心虛地沉入夢鄉。

後來，我沉迷於與陳致南做愛，而且範圍不再限制於讓他找藉口留宿我家，我有時會偷偷跑去他的宿舍，趁假日他的室友們外出，兩個人鑽入狹窄的單人床鋪，身上抖一件薄如蟬翼的薄被，像一條遮羞布，兩個人無所顧忌地在被子下做盡壞事。或者是我們到外縣市旅遊，白天像普通的情侶牽手四處閒晃，夜晚入了旅店，退去一層人皮，我們又化身發情的野獸，理智、道德、法律，全部融進了汗液，蒸騰到不可視的氧氣分子之間，我不在乎自己還未成年，不在乎任何安全措施，我只是盡全力解放壓抑多年的「天性」，經由一次又一次的生理高潮找到安全感。

劉欣儀可能早就發現我跟陳致南之間的勾當，然而她什麼也沒做，

既沒告狀也沒當著我們的面點破，她只差沒在臉上寫下與我無關四個字。

我一邊慶幸之餘，又感覺焦躁，我多希望她來阻止我荒唐的行為——或許我潛意識裡也預料到我正朝著不可轉圜的悲劇前行。

她為什麼不說話呢？那怕是一句風涼話也罷，或許這樣我就不需要面臨爸爸嫌惡的目光。

我彷彿在一瞬，從他捧在手裡的寶貝跌落成他想踐踏的塵土。

那天同樣是個下雨天，大概老天也喜歡如我們寫作課上的作文般頭尾呼應，雨下的極大，屋簷上掉落的東西不像雨珠，像一顆顆想越過屏障穿鑿我的實彈。雨開始下的時候我剛好站在窗台後捧著一杯涼茶，突然一聲雷響嚇得我手滑，杯子摔得粉身碎骨，卻一聲哀鳴也沒有，它最後的呻吟被那道雷給吞噬了。

陳致南教完書了，悄悄走到我身邊，在我注意到前蹲下身，沉默而溫柔的同我一塊收拾起來。我撿了幾塊，剩下的任性交給他，他只是笑笑，一聲不吭的將剩下的殘骸拾起，起身時連我掌心躺著的部分一併拿去垃圾桶丟了。

我盯著他比起相同年紀的男生還要來得單薄的背影，沒來由迸出一句話：「你怎麼不找一個跟你年紀差不多的女生交往？」

陳致南低頭推了推鏡框，開玩笑道：「妳比較好騙呀。」

可明明他比我更好騙多了，他被我騙得團團轉，騙得滿心滿眼都裝滿了我，把我納進他漫長的人生規劃裡。

但我不喜歡他。

我隨陳致南進到爸爸的房間，像過去每一晚他留下的時候，我們關上門接吻，指尖摩娑彼此的頭皮，我摘掉他的金邊眼鏡，他的眼睛少了一層組閣，更能看清一片盈盈水光，外面的雨大概飄進了他的雙瞳內，稍稍澆熄了熊熊的慾望，看上去竟像一場春天，春雨後溫軟平靜的湖。

我不配這樣的目光。我禁不住用手遮擋住。

我們不能有片刻溫柔，這一刻我們應當是畜牲，只曉得粗魯與野蠻的牲畜。我倒進柔軟的床鋪，像倒進一片冰涼的海，地球之母吝於把她的溫情分享給我；陳致南倒向我，我們又開始接吻，有人的嘴唇被牙齒嗑破了，淡淡的腥味蔓延在我的舌尖，我更興奮了，開始用牙去撕咬陳致南臉上、脖子、鎖骨的肌膚，那時候我也許真的想把他吃下去。

陳致南的褲子被我拉到膝窩處時，外面正好響起一陣雷，房間裡的小夜燈閃爍起來，幾乎抵擋不住雷電嚇人的威力，我臉上只剩下閃電照進來的一明一閃慘白的光。

我突然像是受到感召的信徒般，從陳致南的兩腿間抬頭。

小夜燈最終戰勝了大自然的威壓，顛顛巍巍的提起精神，把門口的身影照出一道朦朧的輪廓。我嗅到一股雨味，我不是很能確定來自哪裡，也許從我的眼角，也許是爸爸身上半濕的衣衫，地板上一滴滴地濺著水。

陳致南倉促地提起褲子，他手忙腳亂的模樣滑稽得令我在詭異沉寂的氛圍中笑出來。

「滾出去。」爸爸淡然說。

陳致南看著我，而我卻只盯著爸爸閃躲我的雙眼。

爸爸猛地拍了一下身邊的牆壁，整個屋子似乎隨之震了一下，發出宛如天上劈下來的一道雷的聲響。爸爸又撕下他儒雅的假面，如同那年與母親爭執的夜半，大聲嘶吼道：「你，陳致南，滾出去！」

陳致南終究走了，在我的生命途中短暫的招手後，頭也不回地繼續向前，他是過客，而我只是個看客，我們注定擦肩而過，只是臨別時他在我的手心上用平整的指甲劃出一道口子，傷口開出腐爛的花。

陳致南搭上飛機前，我用一個星期份的早餐買通劉欣儀為我做假，佯裝我因為失戀而閉鎖房門不出，實則一個人趁爸爸短暫外出買午飯，

悄悄從後門溜了出去。我不敢騎腳踏車，就沿著泥石上鋪了層柏油的馬路跑，我跑啊跑，感覺風在我的雙耳呼嘯著嘲笑我的自不量力。

我終究是沒能在陳致南托劉欣儀交給我的臨別信所說的時間趕上。我一個人站在距離市區尚有好大一段距離的路邊，是我坐在陳致南腳踏車後座常見的一條路，旁邊是水田，曾經只有一簇矮弱模樣的秧苗，一棵棵從水田裡探高了身子，望過去綠油油的，與碧藍如洗的天空映襯出泥濁混亂的顏色。

我明明不覺得難過，卻感到臉頰又涼又濕，我想當它是汗漬下來的痕跡，可是我的胸口空落落的，彷彿有一大塊被陳致南撬出來，隨我頭頂上橫越的一架飛機，像陽光下金光斑斕的河水，遠遠逝去。

三

後來我回顧自己的整個青春期，才驀然察覺陳致南這一走，原來連爸爸對我的眷戀也一起帶走了。

我與爸爸的關係降至冰點，儘管那一晚的事情無人提起。連被爸爸的怒吼驚動的劉欣儀也無從知道發生什麼，她只以為爸爸是反對我與陳致南在一起所以棒打鴛鴦。

我跟爸爸似乎被迫拱上一個位置，掌管著一份祕密的左右——祕密是我已長成女人，再不是他能架在肩上的女孩。一旦我們誰先對彼此開了口，便像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有無數的災厄出現，將我們團團包圍。因此爸爸又搬離了這個家，很徹底的，他將所有日常用品都帶走，把自己摘得乾乾淨淨。

從那之後，我能獲得爸爸的消息的管道，居然剩下劉家駿這裡。

劉家駿很乖巧，甚至可以說是過於懦弱。他比劉欣儀還要小了兩歲，但直不起來的背脊與瘦削的肩膀，令他的外表看起來更年幼了，脆弱的彷彿隨時都要被這個世界的重量壓垮。

我以為身為獨子的他應該要有滿滿的嬌氣，有爸爸的愛、母親的

疼，被家裡呵護寵愛長大，然而他寧可跟我們廝混也不願意早早回家。

劉家駿是這麼說的：「那根本不是家，只是一間狗屋，有一隻狗巴巴的等主人心情好了經過摸摸牠的頭。」他說話的時候眉目沉沉，像個小大人，仰頭望著我們的目光充滿憐憫。

我討厭他這一刻的視線，隱隱戳在我心中建立的防護罩上。

那次談話被我打斷，劉欣儀大罵我是膽小鬼，明明什麼都知道了還想自欺欺人，明明李叔總是用同情的視線伴我們吃糖，明明鎮裡的人總背後議論我們三姊弟。

是啊，我膽小，我卑鄙，我不敢讓人傾倒我心中巍然的大佛。

我逃也似的奔向離家一百公里遠的南部大學，因為當時畫志願卡時陳致南的聲音鬼使神差的在耳邊響起，我在第一欄填上輔導與諮商幾個大字。

陳致南的清脆音嚟依稀盤桓耳畔，宛如和我髮絲糾纏像戀人間親吻的風。他說：「妳知道嗎，我總覺得妳有個秘密，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但沒想到我還沒問出來，我的事情就被妳挖的一乾二淨了。」

三年了，還是陳致南。

他離開後我就再也沒有與任何人交往過，倒不是沒人追求，更不是心在他處，他們都很好很好，卻始終與我無關。我可以跟那些少年玩幾個月的戀愛遊戲，說說情話，牽幾次手，只可惜始終找不到當初跟陳志南在一起時的安穩，那被我短暫捕捉到的片刻，簡直像是偷來的，從掌隙中溜走的此生無法再遇的時光

我偶爾會想，如果那時我照陳致南留給我的信中所描述的，與他一同離開，到美國，到世界的任何一角——終究是想想。

我離不開台灣，離不開家，更離不開爸爸。

有時我在學校會遇到酷似陳致南的身影。少年人帶著細框的金色眼鏡，頭髮梳向一邊，抹上厚厚的髮油，身上一件素色襯衫紮進了褲腰。我總忍不住多看他們幾眼，甚至偶爾見到氣質肖似的會腆著臉上

前搭話，經常相處成下個對象或好兄弟。

當初糊里糊塗念的專業念起來也沒想像中乏味，陳致南是對的，他的眼光精準，一眼就看懂了我也了解自己的自己。他明白我耐心，善於傾聽，像個樹洞，適合吞進所有身邊的人朝我吶喊的心靈廢物。

可是樹洞不會把自己的垃圾吐出來，它不會。

我也總是聽著陳致南給我講的故事，他說話不快，聽起來像在翻一本極厚的書，有粉塵，有生命。他說他在系學會辦了不少活動，每次活動結束都想著太累了下次不幹了，不過過一陣有誰一招呼，他又跑第一個報名；他說他參加教會的福音營，大老遠的去到荒山野嶺帶孩子，那邊沒有電也沒有瓦斯，就燒柴洗澡煮飯，過了數天的野人生活；他說社團很有趣，他參加了兩個，吉他和街舞，儘管他五音不全又四肢不協調。

我像是在刻意走過陳致南那些我未曾參與到的青春，我踏著他留下的淺淺足印前行，不知道前方的終點在哪，只是似乎這樣一來我跟他就能跨越幾千萬公里的距離，再近一些。我參加系學會，混到一個副會長的位置，在一群人中左飄右盪，有朋友也有對手；我參加服務性社團，三天兩頭跑去學校外，到偏鄉、災區，做著那些別人眼中善良又有意義的慈善活動，像是展現自己無處可去的熱情。

我還參加了團契，像要與媽媽作對一樣，我幫助另一個神傳授祂的教義。我沒有告訴她，儘管我總在計畫著某一個時刻裡要讓她發覺，我不曉得自己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許我只是希望她能清醒，從宗教給她的假象看清她現在荒誕無比的位置。

看似忙碌實則意義不明的日子過到大二的暑假結束，我剛升上大三大，對未來還沒理出一個頭緒，倒是先知道了今年的颱風比往年還多，從八月中開始，一個接一個，好像以為它們在玩接力賽，聽新聞報導似乎是創下了歷年紀錄，偶有幾個溜達到台灣這邊，把東半部攪得一

踢糊塗，上一個颱風剛拍拍屁股，留下一攤子凌亂無章，下一個又接著來大吵大鬧，播報台前的主播一連數星期都報著差不多的災情，好像台灣這些天安穩的只有這麼件事算得上頭條，那個女主播的表情也越來越呆板，大概恨不得台灣某一處發生爆炸或隨機殺人案件。

宿舍外又淅淅瀝瀝下起雨。

颱風尾掃來的水氣讓這星期以來的天空黯沉的不得了，積雲疊了再疊，頗有末日前醞釀的氛圍。

宿舍的玻璃窗有好一陣子沒有清潔，卡了厚厚一層泥垢，水滴濺在窗上，被迫分流成不同的水道。我站在窗邊仔細地看，有個室友見了我奇怪的舉動，開了句玩笑說我是不是在雨中看見難得一遇的帥哥了回不了神，而我只是笑笑。

我一直沒有搬出去校外，也是運氣好，每回抽籤總有位置留給我，倒是六人房的寢室裡室友換了再換，每個都說了之後還要時常聯絡，但最後都像火車鐵軌，看似一長條綿延不斷，實則都是一節節的拼接起來，我和他們的緣分也是一節節的，輾過去了就再也回不來，連在學校能碰著的機會都少，更別說熟稔親近的聯繫了。

今晚我沒來由的覺得煩躁，怎麼也靜不下來，室友們看著我來來回回地走，一開始還關心了幾句，後面就埋頭做自己的事，看書的看書，趕報告的趕報告。我的床位在下鋪，我走了幾趟後便心煩的趴在棉被上面，閉上眼，心底卻像明鏡似的總照出一些看不清的畫面，擾得更惱。

雨聲漸大，像一場隆重的鼓聲，聲勢浩大地準備迎接某樣我不清楚的事物。

敲門聲和舍監阿姨呼喊我名字的大嗓門就這樣穿過噪音，直直撲向我，我嚇得心臟快了不只幾秒，一陣怔忡後，我沐浴在室友好奇的目光下，打開宿舍的門。

「妳弟弟找妳，下來聽電話。」阿姨說。

我下意識就跟在她後面，走了幾步階梯，半晌才回過神想劉家駿怎麼會找我。我和他不親，中間總要隔著一個劉欣儀才少了幾分尷尬，我想不到任何他必須找我的理由。

宿舍樓下有三台電話，靠左邊第一個的聽筒被擱在桌上，我沒等阿姨指給我，自顧自走上前擺到了耳邊。我第一時間聽見很細很細的呼吸聲，和在一片泥濘的雨聲中，微弱的彷彿即將融入水珠，匯流進街邊骯髒陰沉的水溝。

我很肯定劉家駿在街上。

我低低喂了一聲，電話那頭的呼吸斷了片刻，我等了一小會，才聽見他喊我一聲大姊。

「怎麼了？」我問。

劉家駿不答反問：「彰化那邊的旅館貴不貴？」

我納悶劉家駿的意圖，但還是回答說：「不一定。」

過後又是沉寂，劉家駿像蓄力一般，把聲音沉入雨中，而我終於聽見他顯得支離破碎的吸氣聲。他又喊了一遍大姊，才像是積滿了勇氣後開口：「我在彰化車站。」

我愣了愣，但掛了電話轉頭就跟舍監求情，鄰近門禁的晚上，我央著她讓我出門，倒也沒想過趕不趕得及回來。磨了幾分鐘，阿姨敗在我趴到櫃檯上唐僧式的碎念揮揮手讓我滾出去，我立刻跑回寢室，從抽屜裡翻翻找找許久不用的機車鑰匙——平時搭慣了學長學弟的便車，有一段時間沒碰過我的小綿羊了。

雨聲聽起來不大，實際撐著傘走進雨絲中，不一會肩膀已經濕了半邊，我顧不上，只知道自己急匆匆牽了車，突破層層雨幕，彷彿我是那個舞台帷幕後的主角，正奮力向前，將光鮮亮麗的角色呈現給期盼的群眾。

但我身上無光，此刻的夜幕更顯黯淡，老舊的機車龍頭突破有如針林的雨滴，發出軟弱的鏗鏗聲響。

趕到火車站的時候，我瞄了眼車站的時鐘，正好十點半，過了宿舍門禁半個鐘頭。平日裡的晚班火車沒有多少人煙，火車大廳空蕩蕩的，來來回回最明顯的還是滴答的雨聲，還有垂著腦袋，膝頭並在一塊，像顆蔫了的菜苗垂頭坐著的劉家駿。

我快步走上前，鞋子往地上踏出斑斑水痕，可當我站在離劉家駿幾步外的距離時，我張了張口，卻不曉得我應該怎麼稱呼他，我從沒有單獨喊過我這天降的弟弟。

幸虧劉家駿抬起了頭，他盯著我，低低喊了一聲大姊。我看見他額頭上糾纏成團的瀏海，應該是淋過雨，可能在上火車前就浸到了，現在只是乾了。

見他這副狼狽模樣，我壓下大晚上被叫過來的惱意，和和氣氣地問：「你怎麼突然來彰化了？跟爸媽說了嗎？」

想不到這句話如同一個開關，劉家駿的目光渙散開來，零零落落的四散到眼眶外，他的臉上也下起了雨。劉家駿哆嗦著，放在雙腿上的掌心攏成拳頭，骨節泛起了白色。

「媽死了，上星期上吊了。」

這時車站大廳的燈似乎不堪外頭摧殘的風雨，搖搖欲墜的閃了閃，我抬頭望，眼睛被晃得難受。

我一時不曉得應該說些什麼話，儘管我肚子裡存了許多安慰人的說詞。我與死亡始終離了好大一段距離，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死得早，我還沒記事，根本記不得他們的模樣，沒有半點感受，我呆滯地把視線投到劉家駿迷茫的面龐，無法想像他此時紛亂的心情。

難過的，痛苦的，解脫的，茫然的。我一無所知。

等車站牆上的鐘的時針又多走了幾格後，我扯開乾澀的嗓：「爸呢？」

劉家駿這時自個兒抹乾淨臉，紅著眼眶站起來，我才發覺他長了好高，快比我一百六十五公分的身高還高了，但我甚至不清楚他念到

國中還是高中了。

「我不想見他。」劉家駿頓了頓，面露哀求說：「我不想見，妳幫幫我吧，大姊。」

我說：「好」

但我緊接著想起我身上除了一套濕透的衣服和一把機車鑰匙，一毛錢也沒帶在身上，而面前的劉家駿雙手空空，更不能指望他身上有錢，他可能光搭來這就用光了。宿舍是回不去了，我頓在原地，苦思哪裡能讓我們白白住一晚。

「你們需要幫忙嗎？」

旁邊忽然傳來一聲，我和劉家駿齊齊看向說話的人，是個年輕的軍人，肩上垮著一個大包，身上穿著一套乾淨的軍服，我打量他的容貌，皮膚黝黑，像長期暴露在陽光下的焦色，渾身上下一股粗曠感，他又高，我估算著可能超過了一百八十公分，他看著我們的時候微低下頭。

應該是休假返家的軍人，剛從最後一班火車下來，大廳裡多了稀稀落落幾個人，卻只有他停在我們身邊。

我踟躕一陣，把一絲希望放到他身上，我問他這附近哪裡可以免費住宿，他皺起眉，可能在思考，過了會，他搖搖頭說：「這麼晚了，政府機關都關了。」

他瞧了一眼劉家駿，大概也判斷出來這小子逃家的姿態，於是他放下包，一雙手拉開拉鍊撈了撈，最後掏出幾張紅色鈔票遞給我，「趁附近旅館還開著，你們趕快去。」

我盯著國父的頭像愣住了，而後又看著他的雙眼，他濃黑的眼瞳裡滿是顯得笨傻的正氣。我咬咬唇，沒有推拒，接到手心裡，但又跟他要了一枝筆，再借了一隻手把我的名字跟宿舍電話寫在他的掌心上，認認真真地說等過一陣子聯絡我，我再把錢還給他。

他看了看有些抖的字體，跟我把筆要回去，他可能不敢握我的手，

就在我小臂上簽了他的名字跟軍營的電話，說他過幾天就回營了，之後要約就打過來問，而後他對我們說一聲路上小心，他吋頭下無法遮掩的耳朵紅著，一路跟他出了車站大門。

我沒心情細想，抓著一沓鈔票拉上劉家駿往機車走，路上經過一間便利商店，我猜劉家駿還沒吃東西，便讓他去挑了幾樣吃的結帳，他應該沒胃口，只買了一個麵包和一瓶水。進旅館的時候我們兩個都濕的差不多，又沒帶換洗衣物，只好洗完澡各自用房間附贈的大毛巾把自己裹緊了。

劉家駿坐下的時候感覺變得很小，沒了他剛剛站起來帶給我的驚訝，似乎回到我第一次見他時唯喏的樣子，我忍不住坐到他側邊，抬手胡亂摸了摸他濡濕的頭髮。我們誰也沒開口，風扇呼拉拉的轉，窗外還在下雨，我隱約記得氣象說這場雨要下到後天。

我打開電視，發現大半夜已經沒有頻道可以看，便又關上，轉而盯著角落垃圾桶中，被房間昏暗的暖黃鎢絲燈照出金燦顏色的麵包包裝袋，偶爾受到微風吹出微弱的聲音。我跟劉家駿呆坐著，沒人提上床睡覺，今晚彷彿世界倒數前的幾個鐘頭，多睡幾秒鐘都像是浪費了人生。

天漸漸亮了，儘管雨依舊沒完沒了的下，象徵希望與未來的朝日蒙在一片陰霾後。

我翹了整個大學生涯的第一堂課，等門禁一過，我躡手躡腳跟一個小偷似的回到寢室拿走錢包，換了身衣服，再匆匆回到旅館接劉家駿，然後兩個人搭上往北的早班火車。劉家駿既不問我去哪，也不反抗，就聽話的跟著我，機械地吃我遞給他的食物。

下車時已經臨近傍晚，有些時日不見的桃園車站大廳覆了一層朦朧柔光。我在火車站的公共電話撥了通電話回家，是劉欣儀接的，我不自覺鬆口氣。

她的聲音疲倦，聽到是我，有些激動地和我說劉家駿在他媽媽喪

禮的中途跑了，爸爸跟她滿世界的找。我不意外劉欣儀知道消息，她上了台北的大學，離家裡近，跟劉家駿又親，爸爸一定會先問她。

我沒有在電話裡多說，只讓她快點來桃園車站便掛了。

劉欣儀跟我的感情說不上很好，默契卻讓別人羨慕得不行，以前玩捉迷藏我們老是躲到同一個地方去，然後互相扯著鬼臉推攘彼此，吵吵鬧鬧時常引來鬼，第一個被抓出來，久而久之我們就不吵了，互相搗著嘴悶在一個小空間，擠是擠了點，至少再也沒被鬼抓到過，我們幾乎稱霸整個學校。多虧這點默契，電話掛沒多久，劉欣儀就髮絲凌亂地站在大廳張望，見到我揮手，頓時氣勢洶洶地衝過來，搖著劉家駿的肩膀罵，罵到一半自己哭了也不管，邊哭邊罵，最後兩個鼻涕蟲抱在一起。

劉欣儀和劉家駿在我不知道的時日已經感情好到這個地步，我可能錯過許多故事，劉欣儀並不是一個多熱情的人，這太不像她。

我站在一旁像個外人茫然侷促，他們的溫情與我無關，我霎時覺得自己的戲份應該殺青了，不應該在這裡打攪他們。

劉欣儀瞥向我，吸了吸鼻子說：「我要帶他回家，妳要來嗎？」

「不了，我要趕回去上課，妳好好照顧他。」我說完不等他們反應，到櫃檯買了最近的火車票，頭也不回鑽進人潮湧動的月台，但我能感受到劉家駿的目光一直牢牢黏在我的背後，我不能確定那對像極了爸爸的雙目盛載了什麼情緒，或許是怨吧，怨我冷情地把他推向殘酷的現實。

後來我沒打聽劉家駿怎麼了，不過數天後劉欣儀卻兀自打給我，說爸爸想讓劉家駿住進我們家，被媽媽進廚房拿著菜刀雙雙趕出家門。她抱怨媽媽瘋了，片刻後嘟囔著爸爸也瘋了。

或許清醒的只剩下我們這些小輩了。

我沉默地聽完，總覺得自己像在聽一個遙遠的故事，我早已自我放逐，那些與爸爸有關的事情都跟我扯不上關係。

劉家駿來找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插曲。

我被同學虧了幾次好學生終於願意翹課了，等他們淡忘了，我也差不多不記得有這回事，依舊過著按部就班的生活，只不過多了一個畢業的煩惱。

這幾天教會正在籌備到偏鄉的營隊，大夥都忙，我也不例外，每天不到門禁前幾分鐘不回宿舍，我熬了幾日，室友見了我總笑說熊貓回家了。上山那早天是陰的，還好沒下雨，我們搭一台八人座的廂型車，司機大哥是村落的本地人，他嚼著腥紅的檳榔，咧開嘴時像剛吞了一個小孩子的妖魔鬼怪，「你們運氣好，要是下雨了這山路比現在還難走。」說完車子正好過一個窟窿，整車的人左右摔得歪七扭八，坐副駕的是一個學弟，他搖開車窗吐了第四次，大哥忍不住笑他被養得太嬌弱。

我也想吐，偏偏那感覺又不上不下的，真探出窗外又吐不出東西來，只能憋著到半山腰下了車，可惜腳踏實了我人還是沒覺得踏實，一口鬱氣盤在胸口，準備第二天晚上話劇的時候，不斷有學弟妹來讓臉色不好的我休息一會。我沒拒絕，就自己回到通鋪躺著，但左翻右滾都睡不著，我只能仰躺著閉目養神。

應該要下雨了，我吸著水氣漸重的空氣想著。

「學姊！」通鋪入口的門突然被拍得極響，學妹急忙忙地喊我。

我嚇了一大跳，爬起來問怎麼了。

學妹皺著眉頭說：「學校剛打過來，說妳爸爸出事了。」

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那口氣散不掉了，那是死亡勒緊了我的咽喉。

葬禮上，一幅灰黑色的相框框住了男人的面孔，他戴著金邊眼鏡，斯斯文文的望著我笑，脖子以下被突兀地截斷了，剩下一道襯衫領子恰好卡在了邊緣。他的時間被定格了，人生也被定格了。

那是爸爸還是陳致南？我眼中的他們如同交融的水霧模糊起來。

來弔唁的人很多，靈堂內烏鴉鴉一片，時不時有女人的抽泣聲，我一一看去，都是三、四十歲的女人，各個憔悴，總有感覺告訴我那些盡是爸爸的「紅顏知己」之一，然而此時能夠以遺孀的身分在正中央的人只有媽媽，只有她，她才是爸爸法律上唯一認可的妻子，她當初堅持不肯離婚的昏聩讓她贏得滿場勝利，卻又似滿盤皆輸的可悲。

媽媽面無表情，看不清喜怒，她跪坐在爸爸那面年輕樣貌的遺照前，如同她跪在佛像前冰冷，她僅在整場喪禮結束後經過那群鶯鶯燕燕時冷笑一聲。

笑誰呢？笑那些痴傻的女人，笑瘋癲的她，笑遲來的我。

那在雨天被卡車撞得血肉模糊的屍體我沒來得及見到，我來得晚，棺槨已經合起，我被拉到該站的位置，麻木地望著棺材周邊的釘子。我的四肢涼透了，旁邊劉欣儀垂下的淚打在我手臂上竟像噴上來的火苗，我痛得顫抖起來。我有股衝動，我想上前，我想打破這片平靜哀婉，我想見到爸爸。

他怎麼可以丟下我？

但我又什麼都沒做，眼睜睜的看著爸爸被推上車，車門碰的一聲，像一把剪刀喀擦剪斷了纏成一團的死結，也像我吃多了奶糖蛀掉的牙齒斷成兩半的瞬間。

我在家住了幾天替爸爸收拾遺物，他的東西不多，就他臥室裡的，剩下大概在劉家駿繼承的一棟房子裡，還有我們不曾踏足的其他阿姨家。劉家駿不願意留著爸爸的東西，我跟劉欣儀去到那棟屋子幫忙，三個人彎腰在一間大屋子忙碌，卻死沉的彷彿剩下我一人。我去動角落的書櫃，書有些沉，劉家駿注意到了過來幫我，我們肩膀不時挨在一起，我不太自在，盡可能往旁靠，劉家駿察覺，轉過來喊了一聲大姊，我含糊的應，繼續把書搬下來。劉家駿頓了頓說：「妳不喜歡我，

是不是因為我的眼睛跟爸很像？」

我終於看他，他深邃的眼睛直直望著我，一時間，我以為爸爸站在了我面前。

我來不及回答，也沒有回答的意願，劉欣儀正好過來打斷我們，這件事不明不白的揭過去。

過幾天我佯裝若無其事回到彰化，沒有告訴任何朋友發生了什麼，只說家裡有事帶過這段消失的時間，但舍監阿姨知道我請的假，她看我經過便叫住我，說了幾句打氣的話，我笑著應付過去，臨走前她卻又把我叫停了，我心情不好，覺得她煩，這下沒了虛假的表情。她應該也看出來了，兩道稀疏的眉毛滑稽的在臉上糾結，過了會，她的嘆息混雜著我聽起來刺耳的同情說：「妳去營隊當天，妳爸有打來找妳。」

彰化不常下雨，但我發覺每當我有什麼要緊事，冥冥中好像都是下著雨的天氣。

學校裡四處種著美人樹。美人樹上的老樹枝幹積攢了氤氳水氣，順著桃色花瓣落下，浸潤進土地裡，偶爾有些花瓣不捨，便也隨它墜落，可惜花瓣有情，流水無意，隔著厚厚的土石，終究是兩不相見。

我恍恍惚惚地走，腦海裡來回浮盪舍監一句話。

爸爸想說什麼？他是不是感知到了厄運即將降臨，所以試圖跟我道別？

然而如今已是一罐骨灰的他再也無法摸摸我的頭回答。

一段十分鐘的路途楞是讓我走到半小時，最後我撐著傘，立在路邊盯著地上被踐踏蹂躪得不成樣子的桃紅花朵，直到我聽見遠處有不合時宜的沙沙聲響。我行屍走肉般抬頭望，他穿著服帖的軍服，粗眉小眼，有一股子死板的氣息，軍靴踩過一個又一個水坑，揚著耿直的笑向我走來。

他說：「真巧。」

四

二十六歲那年我懷孕了。

尚未婚嫁，只有一個異地戀的男友，他叫張奇宇，一年有三百多天泡在軍營中，偶爾他休假我們才約出來見上一面。兩個月前他休長假，拉著我去旅遊，到台南那天雨很大，上哪都不方便，我們就一整天在房間，接連換了幾種姿勢做，沒戴套，我仗著生理期剛結束，也沒吃事後避孕藥。兩個月後我把超音波圖拿給又放假的張奇宇看，他滿臉錯愕，像我們正約會中的中餐廳裡一幅凝固的畫，五官上沾染了油煙。

但那雙小眼睛最後眯了眯，一如那年堅持給我錢度過一晚的少年人，說我們結婚。

婚禮辦得匆促，沒有鮮花與浪漫求婚，更沒有滿堂坐賓，張奇宇來提親，媽媽不見；婚禮當天，媽媽不來，更連聲祝賀也聽不著。我到佛堂給她送請帖，她沒看，唯有手上捻佛珠的動作頓了頓，說了句：「知道了。」

我起身居高臨下地望著，眼神睥睨且同情。媽媽的白髮爬遍腦袋，如蠶食吞下大半的黑髮，頭皮中央的髮有些禿，有一股淡淡的頭皮味，和我難以判斷的肥皂味你來我往，雙方在我的鼻腔內征戰，使我酸了鼻子。媽媽似尋入空門，少了早年的戾氣，也沒了生氣，她的心空下來，大約是隨爸爸去了。

我穿上不曾接觸過的婚紗，渾身上下不對勁，典禮前在準備室對著鏡子感到茫然，身邊紛攘，我卻像與世隔絕，手冰涼涼的，沒有幾分真意，等劉家駿壓著嗓喚我，才如夢醒，「你怎麼進來了？」

本該和伴郎團一齊的人垂了垂眉頭，只說：「等下我能陪你走紅毯嗎？」

那本該屬於爸爸的位置空蕩，紅毯應該只有我獨身走著，可我與

劉家駿帶有幾分哀求的眼神一對視，心中萌生道不清的念想，稀里糊塗地答應了。

樂曲一響，我挽著已經高了我整整一顆頭的劉家駿，一步一步走向盡頭前的張奇宇，越離越近，我竟然看著張奇宇的臉害怕起來，腳步微頓，幾乎下一秒想拎起裙擺逃之夭夭。劉家駿輕拍我勾著他臂彎的僵硬指尖，拉著我繼續向前，直到他牽起我的手交疊到張奇宇粗糙的掌心上。

他眉眼彎彎，多情的雙眼皮嵌了無數份迷惑女人的溫柔，眼眶濕潤通紅，像是很捨不得我，然而終究抿嘴輕輕說聲去吧，將我推向另一個人身邊。我拼命回頭，拼命盯著那一瞬陌生的劉家駿，我張口呼喚他，喉嚨卻乾的喊不出聲音，只有一道口型。

我喊道：爸。

劉家駿抹了抹眼角，低頭不看我。

張奇宇領著我上了台，牧師誦唸數十年如一日的祝詞，我們在低緩的嗓音與掌聲中交換戒指。張奇宇發汗的指腹牽出我的無名指，把小小的圓圈往我的指頭塞，我莫名恐懼，手抖了抖，碰掉那一圈戒指，現場登時沉寂，剩下不明所以的樂聲持續演奏，張奇宇看了我一眼，沒有任何情緒，卻讓我裸露的背後涼颼颼的。

戒指被撿起來，觀眾又繼續歡呼，張奇宇軍中的兄弟接著胡亂湊熱鬧，讓他不要手抖丟人了。他笑了笑，這一次穩妥的為我套上銀白的指環。

搬進張奇宇他家養胎順理成章，我不好當一個閒人，總想幫忙做些家事，卻總是讓婆婆阻止，她的嗓子尖利，一激動又會拔高幾度，聽起來很不舒服，她總嚷著會動到胎氣，死活不願意我多動幾下，我還有點感念她這麼照顧我，殊不知她背地裡嫌棄我不如一條只會趴在她膝上讓她撫摸的狗。

我記得婆婆說這話的時間，四月一日，像是一個不有趣的愚人節

玩笑，但我和她都清楚這是真是能把心窩子掏出來的真心話。那晚我睡不好，剛過了清晨，我下床打算到廚房倒杯水，才走進樓梯口，就聽見稀疏的聲音，我沒動，聲音就更明顯了，婆婆可能忘了壓嗓子，那口爛嚟說的話清清楚楚：「阿奇娶的壓根不是老婆，就一個小公主，還要我這個老婆子來伺候，我們撿回來的小黃都沒這麼好命。」

「唉，就這渾小子把人家搞大了，沒爹沒媽沒嫁妝，虧死了。」

我沒有任何反應，漠然退回房間，遙望沉鬱的天際破曉，然後突然想要吃膩死人的奶糖。我翻了翻口袋，又去翻包包，最後只找到一張黏膩的糖紙。

小寶出生的時候產房外只有劉欣儀請了假候著，張奇宇還在軍隊值班，公公婆婆去外地旅遊。我以為我不會難過，可看到第一個進來抱孩子的竟然是劉欣儀，我躺在病床上沒完沒了的掉淚串，劉欣儀不曾見過這個陣仗，一邊搖醜傢伙一邊罵，罵張奇宇，罵婆家，也罵我。

劉欣儀氣紅了臉，「不戴套、不墮胎，還不會看人，妳考校排前幾名的智商去哪了？」

我驀地笑了起來，笑得眼淚糊住喉嚨，咳到差點斷了氣——也許我唯一一次睜眼看人的機會就用在陳致南身上。

出院那日天氣陰涼，秋末的花草乾癟，僅有光禿禿的枝幹或土壤，無人迎接，連這些植物也不像是歡迎的姿態，我獨自抱著小寶拖拉著一箱行李上了計程車搭回張奇宇家。我按響門鈴，公婆見到我時擺出驚訝的神情，「原來妳是今天出院呀！」

我禮貌笑笑。

「今天阿奇會回來，記得讓他見見我乖孫。」

我應聲。晚餐時間張奇宇真的回來了，我跟他打招呼，他敷衍地勾了勾嘴角，看到我抱著小寶餵奶，也不問，跟沒看到似的搬了椅子到餐桌吃飯。晚上睡覺我先進了臥室，推了好一會搖籃小寶才肯睡，

我育嬰假結束了回去上班，書桌上有公司沒做完的工作，卻沒精神用，草草收拾了東西便躺入被窩，半夢半醒間發現有人在脫我衣服，我驚醒，見到是張奇宇的臉才鬆口氣，我把他推開，「我傷口還沒恢復。」

臥室裡只開著一盞夜燈，張奇宇的表情陰沉不耐，像一隻來勾魂的小鬼沒得逞，他憋了一會說：「那妳用嘴吧。」

我不想理他，但他一把把我捉起來，強迫我面向他的褲襠，我心裡不快，但也知道他剛出軍營，跟發情的畜牲沒兩樣，不滿意也不會讓我安安穩穩的睡，只好投降，往他的褲腰找拉鍊。結果小寶突然哇的一聲哭響了，我急忙過去看他是尿濕了還是餓了，張奇宇不規矩地湊過來，我吼了他一聲，大概隔壁房的公婆都聽見了，他臉色變了又變，大概覺得沒面子，摔門出去，整晚都沒回來。

隔天我聽婆婆說張奇宇一早就走了，我隨便應了聲，忙活著喂小寶，卻聽到她不依不撓地說：「人家剛從軍隊裡回來，妳也不體諒他一下。」

我沒想到張奇宇連這種事都告訴他媽，半是錯愕半是羞惱地瞪著年歲漸大的女人，她的臉上滿是刻薄的皺紋，隨著聒噪的嘴顫抖，「我兒子又不是回來受氣的，妳怎麼這樣。」

「他是妳兒子，難道我就不是別人女兒嗎？」我音量一大，她頓時瞪著小眼睛啞然，我深吸口氣，把剩下的難聽話吞回去，抱起被我嚇哭的小寶上樓。

我坐在我和張奇宇的臥室，繼續給小寶餵奶，期間死死盯著懸在牆上刺眼的婚紗照。背景是一片漫無邊際的草原，藍天無雲，我們身上浸滿了破碎的陽光，相視而笑，笑意膚淺得只到唇角，宛如兩個最不合格的演員正在詮釋雋永的愛情。

我倏地起身衝上前，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扯相框，最後那價格不菲的相框被我連著牆上的釘子一齊弄到了地上，玻璃濺了一地，我不管不顧，一屁股坐下去，笑得更加放肆了。

小寶倒在床緣又嚇壞了，只是這回他哭得小聲，像怕極了我。

桃園又下雨了，一到雨天我的心情就不好。我不自覺望向窗外，針尖般的雨絲刮在剛換過的嶄新窗戶上，方格子把雨珠畫分成區，我極力望去，好像能看到每格雨水的盡頭。這一不留神熱水就燙到手背上，我嘶了一聲，忍著疼繼續往奶瓶裡注水。

小寶被我放在餐桌的凳子上，三歲的他個子長得很快，可惜兩條腿還是夠不到地，他晃著兩隻腳，鞋子不斷敲在木凳的橫軸上，咚咚地響。突然聲音沒了，我聽見小寶喊了我一聲媽媽，我停下泡奶粉的動作回頭看他，他睜著那雙圓圓晶亮的大眼睛，各有一道深刻的摺子，像一頭誤入人間的鹿崽，單純又深情。他怯生生的，用輕輕脆脆的嗓子問我：「媽媽，妳不開心嗎？」

我感覺眼眶發熱，熱開水燙到的似乎不是我的手，像燙到心裡去。

我聽到爸爸和緩的聲音在我耳邊說：「以後也會有人把戒指套進妳的手指，妳要好好挑喔。」

我咧開嘴笑得像個傻瓜說：「沒有，媽媽跟小寶在一起很開心。」

屋外嘩啦啦的下著雨，我眨了眨眼，把大雨眨回眼底，然後終於意識到原來我是那條妄想泅渡太平洋的錦鯉。